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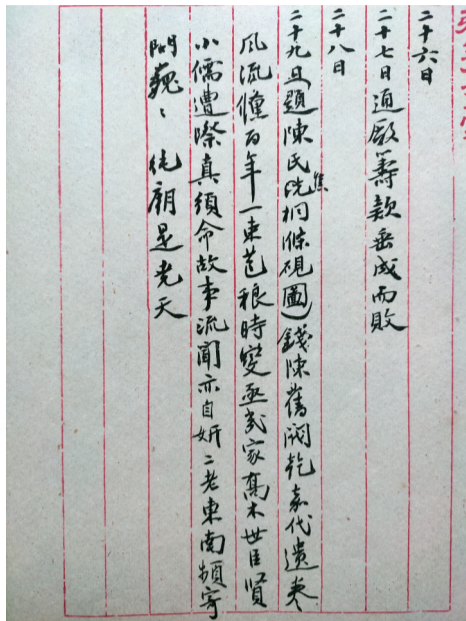
崇川往事

关于张謇的 《题陈氏焦桐漆砚图》诗

◎赵鹏

张謇《题陈氏焦桐漆砚图》诗,各种版本的题目都相同。但这个“焦”当作“蕉”,“焦桐”和“蕉桐”实是两个词义不同的词。

►张謇日记中关于题《蕉桐漆砚图》的记载。



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,客居江宁的张謇曾为一幅旧画题诗。这事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记道:“题陈氏《焦桐漆砚图》:钱陈旧阁乾嘉代,遗卷风流倏百年。一束苞粮时变亟,几家乔木世臣贤。小儒遭际真须命,故事流传亦自妍。二老东南频寄问,巍巍纯庙是尧天。”画的名称,张謇原写作“洗桐漆砚图”,估计发现有错,后把“洗”字改为“焦”。这首诗收进他的诗集,题目就作《题陈氏焦桐漆砚图》,各种版本都相同。

就在张謇题画的前十四日,同客于宁的郑孝胥也为这画题过诗,其日记云:“为海昌陈氏题《蕉桐漆砚图》,子朋所托也。”子朋即顾云,与张謇、郑孝胥都是老友,想必张謇题诗也出自顾氏之请。郑孝胥的诗收录于他的《海藏楼诗》,题作《题海昌陈氏蕉桐漆砚图》,诗为:“昔日扬州守,流传漆砚图。功名循吏传,风采列仙儒。浙水徵文献,乾嘉盛士夫。不辞题卷末,端似太平无。”

将两人诗题比照,就见这画名有

“焦”和“蕉”的不同。按“焦桐”和“蕉桐”实是两个词义不同的词,“焦桐”乃来自东汉蔡邕用烧焦的桐木制琴的典故,指的是焦尾琴,一般专指古琴,而“蕉桐”则指芭蕉和梧桐。作为一个画名,焦桐和漆砚互相没有关联,合在一起不太好理解;而蕉桐的意思就很明确,是指拿芭蕉和梧桐的叶子来擦洗砚台。看来张謇改的这个字还是错了,可惜这个错此后就一直沿袭下来。

有点好奇那位曾任扬州太守的海昌陈氏究竟是谁,看到郑孝胥诗题后有小注“(图)中有钱香树题诗”,于是找钱香树(陈群)的集子作突破口,果然在其《香树斋诗续集》卷三十里面看到《题陈锡民太守蕉桐漆砚图》诗,而诗的夹注里还叙及自己为陈氏题字,“太守笑曰:敷虽不敏,愿遵斯义”,由此可见,这位太守另有一个带“敷”字的名。查《嘉庆重修扬州府志》,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任扬州知府的是浙江海宁人陈用敷,而钱诗写于乾隆三十四年冬的扬州,正在其任期内,所以陈用敷肯定就是

陈锡民。

花了点查考功夫,最终能够一解心中的疑惑,当然感到快慰。虽然这种琐屑细事算不上学问,我也只是自乐其乐而已。至于海宁陈氏,乃是一大望族,而陈用敷又做过高官,要想进一步了解,材料自然不少。只不过我现在是山阴访戴,兴致已尽,但把钱香树的三首绝句移录于下:

《题陈锡民太守蕉桐漆砚图》

堂开来鹤午风清,一晌徐闲谢送迎。不必画师图筮履,但呼石友结平生。

韦平世德列朱藩,孝友家风聚一门。早护金萱荣北牖(太守弱岁事节母查太恭人,以孝闻于里门),还栽慈竹傍桐孙。

昨日曾题政事堂,清风明月两相当(前月访太守,登政事堂,见其空口轩敞,因题明月入怀,清风满袖数字赠之,太守笑曰:敷虽不敏,愿遵斯义,得步欧苏后尘,又何求焉)。借君新洗双鸂眼,一试曹家紫玉光(近来艺苑多以曹氏所制紫玉光为佳)。

张謇所办企业在南通发行的三种纸币

◎林举百

辛亥南通光复后的十年内,张謇、张謇先后各发行过一种纸币,张孝若续后又部署好一种纸币,可是印而未行。这三种纸币正面分别印有他们三人的照片,都标志着属于张家。

张謇发行纸币,在民国元年,是他将办银行的一种试探。票面名称为大生纱厂银元券,金额一元,纸张面积很大,像后来中、交初发行的五十元、百元票。发行数额不详,也许在南通市面上只流通了几万元。据说初意打算用以收购原料、发放工薪,乃至流通市面。事实上,除以一时寸寸周转不来,用它作为即期支票,随后兑现而外,只在城闸地区小额流通。有人感到便利,一到大批,常很快回笼到兑换处。像当时师范校发薪,间或发银元券,而教员总是随即向设在翰墨

林的兑换处换回银元。为此,没有大量发行,发行时间也不太长,结果信用很好。约在一年之后,大生纱厂储蓄处成立,银元券便开始收回,也许认为是得不偿失的一举。

民国六七年间,张謇办通泰盐垦,实际上全靠吸收邻近各地地主手上的贮藏。所收股款资金一直不够周转,因而用通泰盐垦公司的名义发行了另一种纸币——通泰盐垦汇兑所兑换券,票面一元,并印有张謇照片。它在垦区市面上曾大量流通。另有票面一千文的,在盐场流通使用。各地设有兑换处,盐垦内部往来当然常用它,发行实数不详。当时,为了有发行钞票权的各银行,已在通泰一带城镇设有分行或办事处,和它利益矛盾,都不肯接受它。同时又以

淮海实业银行成立,宣传已运动北洋政府批准发行钞票权成功,再加盐垦本身露出捉襟见肘现象,一般对它反映颇不好,结果逐渐收回。好在张謇办通泰盐垦,还在力图挣扎,不曾引起什么挤兑风波。

淮海实业银行一度宣称即将发行钞票,但钞票印成存库,却没有能出库流通。票面名称汇兑券,实际上类似上述的另一种,连取得的钞票发行权也是谎话。券面分一元、五元两种,正面同样印张謇若照片。印存在库的票面,据知达数百万元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清理,截角作废,只有少数几张未截角的被保留着。它印而未行的原因,在于该行的形成搁浅,费掉一笔可观的印刷费,市面上的一张都没有看见过。

海陵旧话

沈祖恩笔下的 磨头小学

◎彭伟

2023年,恰逢磨头小学建校110周年。这年入秋后,书商售我一批有关磨头小学的作文本、手抄课本。每册本上都留下淡蓝色毛笔手迹“沈祖恩”三字。我向沈祖仁老人请益,他示我《沈氏族谱》,又热忱相告:沈祖恩是他的同族大哥,生于庚午年(1930),卒于2011年,曾是磨南村五组生产队会计。他家兄弟三个,其弟是一位工程师。

幸运的是,作文本中写有《我的家庭》《我的读书经过》诸篇,由此获悉沈祖恩的童年境况。他生于一个农户人家。他家就在大路边上。家中不算富裕,也不贫寒,拥有八口人、十间房屋、十多亩田地、两头牛、五六头猪。他在七八岁时进入磨头小学读书,仅仅数月后遭遇兵燹,即1938年春日寇侵犯如皋,学校停课。随后数年,沈祖恩先后暂读于磨头河南书房、吴家庄书房、北石小学,在1941年前后又回到磨头小学。他在作文中写道:“今年听说庙上开学校,我和弟弟一同来上学。我在忠孝级,弟弟在仁爱级。”磨头小学创办于如皋定慧寺下院——磨头通济庵内。所谓磨头人口中的“庙上”学校正是磨头小学。沈祖恩于《我的教室》开头所记地址:磨头庄东首,也与磨头小学旧址吻合。彼时,磨头小学共有三间屋子,屋上有窗,光线充足。沈祖恩同班同学约有40名。教室坐东朝西,前面种花草树木,南面还有一片竹园,后面是一条河流,北面是一块菜地。薄暮时分,竹林中小鸟鸣叫,河水里鱼儿游弋,校园景色颇佳。

彼时,如皋城已经沦陷数年,对于如皋人来说无疑处于至暗时刻。日寇还在磨头小学附近大修地堡。他们将坚固的水泥埋入地下,却埋葬不去磨头小学师生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。无论作文,还是《国文》(沈祖恩抄本),都可视为相关佐证。磨头小学学子们不仅常常向校内孔子圣像鞠躬,而且喜爱读书读报。至于阅读书报的缘由,沈祖恩写道:“因为书报上载有古今的名人爱国志士等历史……”他作为一名小学生,有此见地,显然是得益于磨头小学的爱国教育。翻阅沈祖恩手抄本《国文》课文,不禁使人感慨万千。《黑奴的救星》讲述外国民族英雄的生平故事。《岳飞的武艺跟战功》《曹顶与倭子》记述中华民族英雄的故事。曹顶是南通籍的抗倭英雄,他的事迹激励南通、如皋等地乡人共同抗日。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《美哉中华》:“美哉中华,滨太平洋,据亚细亚,历史绵延,版图广大,河渠纵横,山陵上下,阐明学术,发扬文化,美哉中华……”至暗时刻爱中华,沈祖恩笔尖下的往事,给磨头小学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